

以马喻书： 藏在笔墨里的奔腾风骨

○王志高

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厚生命力与精神张力的经典意象，象征刚健、豪迈、进取与自由。书法作为承载东方人文精神的笔墨艺术，在精神风骨、审美意境与创作实践等层面，均与马的意象深度同构、彼此印证。马与书法的融通并非简单的物象比拟，而是根植于“天人合一”的传统哲学思想，是自然生机与人文艺道相融相生的重要艺术范式。

精神象征：

以马立骨，以骏喻书

中国书学重风骨、尚气韵，追求笔力沉雄、气象开阔的审美品格，与骏马道劲挺拔、昂扬奋进的精神气质较为契合。

首先，笔力取骏骨之刚。书法讲求骨力洞达、力透纸背，古人以“铁画银钩”“千里阵云”形容线条质态，正是取良马骨骼坚凝、挺拔刚健之姿。上乘笔墨摒弃轻飘柔媚，线条沉稳劲健，如骏马立身，筋骨开张、气骨铮铮，构筑起书法刚健厚重的艺术品格。

其次，气势得奔马之动。行草书法连绵流转、开合跌宕，一气贯通的笔墨节奏，恰似骏马驰骋、纵横天地，呈现“天马行空”的洒脱气象。所谓笔走龙蛇，不仅是线条形态的描摹，还是对奔马动态精神的艺术提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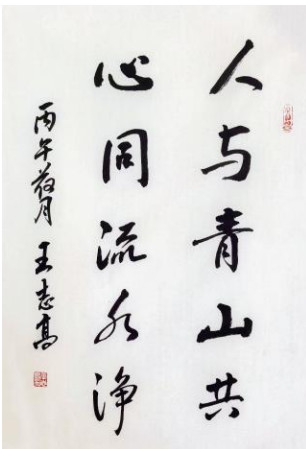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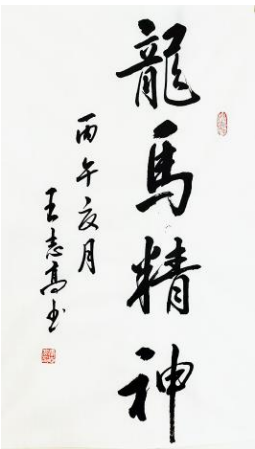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，品格合骏德之韵。“龙马精神”是中国文人推崇的生命境界，亦是书法神采审美的内在依据。书为心画，书家借笔墨抒怀寄志，以骏马昂扬、志在千里的品性，涵养书法雄浑开阔的气韵，实现书品、人品与骏德的精神统一。

美学意境：

取象于马，形神相契

传统美学主张观物取象、师法自然，马的体态姿态、动静节律，为书法笔法结构、节奏意境提供了自然的审美参照。

在造型取象上，书法点画多暗合马态：点如骏马顾盼，灵动多姿；竖如马躯挺立，中正庄重；捺如马蹄踏野，舒展放逸。隶书波磔婉转从容，暗含马头雁尾的悠然韵律；行草牵丝连绵、纵横往来，宛若群马



驰骋、姿态万千，使静态汉字生出自然生灵的灵动生气。

在节奏韵律上，书法用笔疾涩、虚实、枯润的变化，对应骏马驰骋的动静节奏。疾笔如奔马绝尘，爽利奔放；涩笔如老马徐行，沉凝内敛。墨色浓淡枯润交织，恰似骏马千里驰骋、汗血相融，形成自然的笔墨节奏美。

历代书家笔法参悟亦多契合马之意象。张旭观万象奔涌之势拓荒狂草，笔墨纵横跌宕，内含万马奔腾的气象；米芾行书被评“阵马风樯”，用笔爽利果敢、结体跌宕多变，如战马列阵、骏马乘风，于法度中尽显风流，成为以马喻书的经典审美范本。

创作实践：

艺理相通，知行合一

马与书法的关联不止审美意境，多方面贯穿于笔墨工具、创作题材与书学理论之中，形成较为完整的艺术实践体系。

工具层面，传统制笔常以马鬃、马尾为原料，马毛刚韧兼具、弹性极佳，适配书法提按转折、刚柔并济的书写需求，为雄强厚重、舒展灵动的笔墨质感提供了天然材质支撑。

题材层面，骏马是历代书法持久的创作母题。书家常书写韩愈的《马说》和杜甫的《房兵曹胡马》等咏马诗文，亦常专书“马”字造型，以笔墨演绎骏马意象，借骏

马之志寄文人胸襟，实现文、字、意的融合统一。

理论层面，古代书论多以马喻理，阐释书道真谛。苏轼提出“真如立，行如行，草如走”，以马之伫立、缓步、奔跑三种动态，精准概括楷、行、草三体的体态特质与审美范式。黄庭坚《论书》有名句“楷法欲如快马入阵，草法欲左规有矩”。以战马为喻，楷书如冲锋骏马，雄健有力；草书即便奔放，也要如马匹受羁，不离法度，延续“羁马驭势”的传统。包世臣直接以“紧駃战行”释涩笔，“駃”即骏马，意为运笔如驾驭受羁之马，疾驰中时时收束，顿挫起伏，把“羁马”意象落实到具体执笔、行笔技法。

文化内核：

天人合一的精神融通

马与书法的深层契合，重要体现的是中华传统哲学的艺术外化。其一，自然与人文合一。马代表天地生生不息的自然生机，书法承载千年文人的人文精神，书家师法骏马、融象于墨，正是“道法自然”思想的生动实践。其二，法度与自由合一。缰绳为马之秩序，法度为书之根基，二者皆在规范与自由之间，达成动静相生、刚柔相济的东方审美平衡。其三，文脉与文明合一。骏马贯通丝路、交流文明，笔墨载录古今、传承文脉，二者皆是流动不息、生生不止的中华文化符号。

综上所述，马与书法的关联，是自然物象与笔墨艺术的深刻共鸣，是生命精神与审美道艺的千年对话。从风骨精神、形神意境，到创作实践与文化哲思，骏马意象全方位浸润书法审美体系。从古贤以马明书道，到后世以马写心、以墨传韵，书法始终在力与美、静与动、法度与自由的平衡中，演绎“天人合一”的东方艺术精髓。马赋笔墨以筋骨生气，笔墨载骏马以文脉精神，二者相融共生，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中具有较高审美价值与文化深度的独特艺术景观。

好吃不过二伏的菜

○李焕龙

对于父亲突然宣布的这个决定，母亲却说在意料之中。

对此，父亲却有点犯疑：“你咋知道我会这样想的？”

母亲淡淡一笑：“昨天晚上，我就看出来。”

父亲更是不解：“昨天晚上，咱们没提这个事呀？”

母亲一边给他续茶水，一边讲出了原委。

昨天晚上，父母一块儿到梁后刘家去看灾情，得知他们家梁坡上的苞谷地，基本上被昨天中午的那场冰雹打得没了收成，加之他家无水田、杂粮少，秋粮成了大问题。一家人正愁得吃不下夜饭，见我父母去看望，并帮他们出主意、想办法，全家人的心结被打开了，又和我父母围在一块儿喝起了酒、吃起了饭。临走时，母亲将她挎去的二升荞麦递给刘家表婶，让她磨面吃，说是对控制血糖有好处。刘家表叔眼睛一亮，抓出一把荞麦，在电灯光下瞅了瞅，让表婶给他留一半，做种子，好把梁顶那块薄土苞谷地干脆毁个茬，改种荞麦！我父亲的眼睛为之一亮，兴奋地望向他，还没张口，他又说：“自她得了糖尿病后，我经常到街上的杂粮店子去给她买荞麦，发现这玩意儿既少又贵，是杂粮中价钱最高的，还时常没货。我种上两三亩，说不定能抵上这一料的苞谷呢！”父亲点点头，若有所思，却没回答。直到出门道别时，才说了句：“换个思路，更胜一筹。”这话，看似说给刘家人的，却更像是

自言自语。

聪明的母亲，正是从这“若有所思”的神态，“自言自语”的情境，猜到了父亲的心思。而猜中不说中，正是他们这么多年配合默契的密码。

父亲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是的，昨天晚上刘家表叔的临时动意，让他先是吃惊，继而赞许，然后开窍。“吃惊”的是，这个被冰雹灾害吓傻的汉子，几乎六神无主了，只在父亲说等地里干了喊几个人来帮他扶苗时，脸上才浮出了一缕暖色，而当他见到荞麦时，从目光到智慧之光的灵光一现，着实让人惊讶；“赞许”的是，等地干了，犁了改种荞麦，于季节正合农时，农谚所说的“头伏萝卜二伏菜，三伏的荞麦好吃得怪”，指的正是这个当口；“开窍”的是，父亲由此受到启发，凡事均当三思而后行，多寻一点主意，就多几条路子，就会把坏事变成好事，就能够从打破常规到守正创新，进而实现异军突起！

父亲这样想着，就联想到了自己那同样遭受冰雹袭击的苞谷地，反思了自己业已确立的赈灾计划。

清早起床，他匆匆洗了一把脸，打破多年一贯制“喝了早茶再上工”的习惯，嚥一口凉水，一边润着喉，一边下了地。

他先查看了苞谷地里套种的萝卜，见那幼苗刚刚长出半指长，因有苞谷秆遮挡着，断苗、倒苗不多；即使断了、倒了，缓过神后还会长起，多数还会重发。他又查看了没套萝卜的苞谷地，便改变了原有的计划。

回家吃早饭时，他跟我母亲商量：“屋后梁上的那半块苞谷地，朝阳，缓神快，插上杆子绑扶着，应该没麻达；门西侧的那半块苞谷地，阴坡，土厚，苞谷秆发得旺，叶子密，反而受灾重，干脆毁了种菜。”

母亲说她昨天晚上就觉着父亲要重打锣鼓换新调了，就以欣赏的目光鼓励父亲讲完，听过之后，她点赞道：“二伏白菜，好吃好卖！那就依你，抓紧种吧！”

吃过早饭，父亲去了集镇。他先到镇政府的农业服务中心，去咨询毁茬种菜的经济效益与技术要领，经过新老几名农作、种子人员合议，给出了一个科学合理的方法：不种生长期长、年底才收的大白菜，而种当地人俗称“热白菜”的那种小白菜；不搞育苗栽植，而是在整了地、撒上千粪之后，实行撒种，稍微撒密一点；菜苗长到三四寸长就可间苗，每隔三四天就选大的间一次，间下的可去卖个应季的高价尝鲜菜；剩下的留着长大，长到秋季一次性拔了卖掉，腾出来种小麦。这样倒个茬，最为经济合算。

父亲走出门，又转身问：“那么嫩的小白菜，卖得出去吗？”服务中心的龙主任伸出大拇指说：“凉拌，小炒，打汤，鲜美极了！”他又指着身边的小邝说：“我妹子、她二姑，两家都开着农家乐，我俩一会儿去给打个招呼，让这两家给你包销了！”

告别了送出大门的三位农技干部，父亲按他们建议的名称去买了菜种，又买了三样母亲喜爱的花种，高兴兴地赶回来，争分夺秒地去整地、拌肥、种菜。

雾散荷塘晴

○余佑学

荷花从来不只是水中靚影，
还是人们心底的一方清静之境，
是人们一生的执念：做人如荷，铁
骨铮铮，傲视风雨，不媚不俗。

夏雨初歇，晨雾漫卷。

泥土里的暖意被唤醒，与清晨的凉意撞个满怀——大雾锁江的美景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铺展开来。

层层叠叠的浓雾在汉江上升腾、奔跑，一会儿窜入江边公园，一会儿钻进两岸楼群。方圆十里，看不清江面，桥上的车灯闪着橘黄色的弱光，城市在大雾弥漫中若隐若现。濛濛水汽混着雨后的清凉，漫过青禾绿野，浮于江畔塘边。远山隐入云霭，近树半露影姿，草木凝着水珠，浸在一片袅袅翻飞的雾里。

抬头看天，雾追逐着块状或条纹般的云，牵手相拥。粉红色的微光带着湿润气息，在云与雾之间洒下明明灭灭的光束。云雾缠绵，互相渗透——海市蜃楼里仿佛听到江河涌动，看到行人漫步天宫，恍若走进如梦如幻的仙境。

大约二十分钟后，太阳的脸如同醉酒的人，泛着一圈一圈的红晕，带着丝丝羞涩，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缘。灰暗的天空里，雾气慢慢隐退，天光渐渐亮堂起来。光波一点一点向周围扩展，越来越透明、越来越净亮。不到半小时，天地之间完成了一次隆重的交接仪式——雾开云散。

万物从梦境里穿越回现实，醒来的样子鲜亮动人。凉润的风吹过来，阳光普照，恍若置身水墨仙境，满目清新恬适。

缕缕晨风拂面，溯江而行，百亩荷塘跃入眼帘。

经过大雨浇灌的荷田，荷叶洗净。草帽大小的荷叶上，小指头般大小、亮晶晶的水珠子晃晃悠悠——那是风的杰作。

夏天的风，如同春天里的嫩韭，馨香宜人，懂得人心。春生万物，夏长百禾。荷的快速生长，表明在浓夏时光里，只要你撒下一把种子，明天就能看到它发芽生长。夏的灼烈，烤暖大地，侧耳便能听到植物的呼吸，看到它们拔节向上。风轻天蓝，暑气消弭。片片荷田浸润在晴空万里之中。

陕南多荷，因为田多。荷的根就是莲藕。家家户户在种水稻之前，先栽上一田莲。不只为观赏，它还是一道老少皆喜的蔬菜，价值大于稻谷，更是农人可以换钱的经济作物。农历八月十五（中秋节）过后，莲藕开采，一直要持续到来年的春末夏初。这期间的莲菜生吃甘甜蜜口，切丝炒片、煨汤炖肉都是餐盘里的珍馐美饌。

每当夏风轻扬，农人便把沾满泥水的藕栽进田间。不几日，小荷便露尖尖角，几只蜻蜓立上头。蜻蜓是最早迎接荷叶的灵物——我猜想，怕是荷叶的清甜、泥的温润，还有田坎边花草的香气，吸引了它。当然，还有蹲在叶子



下面乘凉的青蛙和数不清的田园小宠。每当夜晚来临，它们便在荷田里吵吵闹闹，此起彼伏的歌声，预示着五谷丰登。

雨后晨荷，最是精灵。

露水还凝在荷叶上，滚来滚去，像碎银落在珠盘。风一吹，水珠滑落，坠入田间，漾开一圈一圈涟漪。此时的荷花，怯生生地探出头来，有的半开，花瓣微卷，露出淡黄色的花蕊，清香淡淡，不浓不烈，吸一口，心便陶醉安宁下来。日光升高，荷叶便撑开片片浓绿，把水面遮得严严实实，荷花亭亭，不染尘埃。

猫着身子细看，荷茎上长出些许绿刺，茎杆拇指粗，荷叶如帽似盖，挤挤挨挨，站成一方葱茏碧波。无风时，它们静默不语，暗自生长。山风飘来，枝叶便展开眼笑，摇曳生姿。细碎阳光下，还能看到绿茵茵的浮萍围绕着根根荷茎。

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夏天喜荷，赏的是花，闻的是香，观叶只在其次。

宋代杨万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、周敦颐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唐代李商隐“唯有绿叶红菡萏，卷舒开合任天真”等诸多古诗词，道尽荷花的娇美、艳丽，脱俗、从容，自信、高洁。亭亭玉立，君子风骨，看淡浮沉，心神安定。荷花从来不只是水中靚影，还是人们心底的一方清静之境，是人们一生的执念：做人如荷，铁骨铮铮，傲视风雨，不媚不俗。

迎着阳光，置身荷田，看红粉佳人，品自然纯香，虽是酷夏，心自欢畅。粉的娇艳，白的清雅，粉红白嫩如哨兵一样的花朵尽情盛开。花瓣饱满，花蕊金黄，风过处，荷香浓烈四溢，醉了满田清波，醉了夏天的风。田坎边的蔷薇攀着篱笆，粉白与淡红的花瓣自在舒展。山坡上的栀子花纯白淡雅，幽幽香气四溢。荷花沁人心脾，蔷薇艳丽不俗，栀子久香耐闻，它们是这个季节最美的绽放。满目清荷映晴阳，一派悠然明朗，荷香温婉清雅，弥漫十里塘岸。

盛夏赏荷，赏的是荷的清丽，品的是夏的热情。蝉鸣阵阵，荷香悠悠，蜻蜓点水，鱼戏莲蓬。夏风送微凉，夏雨透新爽，心静自然凉。身入荷田，韵养心神，荷花与盛夏，皆不可辜负。